

苏琪意外解开身世之谜，命运天崩地裂地改变了……

{南方吸血鬼}之八

From Dead to Worse

# 攻其不备

Charlaine Harris

[美]莎莲·哈里斯 著

高琼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方吸血鬼}之八

From Dead to Worse

# 攻其不备

Charlaine Harris

[美]莎莲·哈里斯 著

高琼宇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3232

Charlaine Harris

**From Dead to Wor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arlaine Harri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rlaine Harris, Inc. c/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攻其不备/(美)哈里斯著;高琼宇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南方吸血鬼系列:8)  
ISBN 978-7-02-008473-9

I. ①攻… II. ①哈…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419 号

特约策划:徐曙蕾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董红红

**攻其不备**

[美]莎莲·哈里斯 著  
高琼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473-9

定价 24.00 元

## 序 章

如果这是《魔戒》的电影场景,而我拥有类似影星凯特·布兰奇那么聪明伶俐的英国口音,就可以用吊人胃口的悬疑手法,叙述去年秋天发生那些事件的背景,你会听得很入迷,竖起耳朵期待故事的后续进展。

然而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这个小角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属于那种可歌可泣的感人史诗,发生在吸血鬼之间的战争本质比较偏向于小国的占领和接管,至于狼人的战役就比较像边界的零星冲突,就算在美国超自然生物年鉴里面——如果真有这方面记录的话——这些事也只会占据小小的篇幅,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除非你本身积极介入超物的占领和冲突事件。

如此一来,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变得该死的重要。

所有事件的远因都源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发生,从此灾难就不断地往外扩散,带来悲伤、愁苦和永久性的改变。

卡特里娜风灾袭击之前,路易斯安那州本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吸血鬼社区,事实上,新奥尔良的吸血鬼人口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举凡想要第一手体验吸血鬼的人去那里就对了,很多美国人络绎不

绝地跑过去；活死人的爵士乐俱乐部，担纲表演的音乐家都隐身了几十年，少有活人看过他们的公开演奏，现在全都成了特殊的卖点。吸血鬼脱衣舞夜总会、吸血鬼灵媒、吸血鬼情色表演，有的神秘兮兮，也有一些不太隐秘，或者你也可以去那里经历被咬一口当场达到高潮的体验。总而言之，举凡和吸血鬼有关的声色犬马、娱乐表演，只要到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你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

至于北部这一带……选择的花样少得可怜，我就住在北部一个名叫良辰镇的小地方，这附近的吸血鬼人口寥寥可数，不过活死人在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上都迈大步前进，吸血鬼主导的企业在鹈鹕州<sup>①</sup>欣欣向荣地发展。

但不幸的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阿肯色国王的死亡事件。当时国王和女王新婚不久，国王就在妻子路易斯安那女王举办的宴会上一命呜呼，因为尸体失去踪影，加上所有的人证都是超自然生物——除了我以外，所以人类的执法机关当然不太关注，但其他的吸血鬼族类并没有因此袖手旁观，苏菲安妮·拉克尔女王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随后卡特里娜飓风又横扫整个新奥尔良市，一夕之间把苏菲安妮王国的财政根基毁得一干二净，但是女王奋战不懈，执意要从灾难中努力站起来，没想到另一个打击又接踵而来，苏菲安妮和她某些最死忠的支持者，还有我这个读心人，苏琪·斯塔克豪斯，竟然在罗兹市遇到一场可怕的大爆炸，一间名叫“吉萨金字塔”的吸血鬼旅馆在一瞬间被炸弹夷为平地，出面自称肇事的是太阳兄弟会的分支机构，虽然这个反吸血鬼组织的主要领袖在公开场合号称他们痛恨并谴责犯罪，可是大家心知肚明，太阳兄弟会一点都不为那些在爆炸中受重伤的受害者一掬同情之泪，当然更不在乎那些终于死得很干净的吸血鬼（这次终于拜拜了），或是追随他们的人类。

历经这桩悲惨的事件，苏菲安妮不止失去双腿，还折损了好几名忠心的随扈人员，其中也包括她最最亲密的战友。及时救她一命的是半魔半人的律师凯特雷先生，不过复原的过程将会是一条漫漫长路，本来

---

<sup>①</sup> 鹈鹕州，路易斯安那州的别称。

就岌岌可危的地位立刻变得更摇摇欲坠，脆弱到了极点。

话说回来，这中间我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金字塔倒塌以后我帮忙拯救了好些人的性命，以致现在担惊受怕，忧虑自己出现在雷达银幕上，不少人都要找我为他们效命，利用我心电感应的能耐来达到他们的私人目的，有些人的动机出于良善，我当然不介意偶尔去参与救援的任务，不过我还是希望拥有自己原来的生活。感谢老天，我得以全身而退，我的男朋友昆恩也活着，对我非常重要的那些吸血鬼全都安然无恙。至于苏菲安妮所面临的难题，无论是那场攻击所引发的政治性后果，或者是残酷的现实面，如不少超自然生物族群对羸弱不振的路易斯安那州虎视眈眈，好似土狼围绕着垂死的羚羊，随时预备啃食一番……那些全都与我无关。

萦绕在我心里的是较私人的问题，几乎超过手指尖以外的范围都不在我思绪的界线内，这是我唯一可用的借口，却万万没想到如此一来，因为自己没考虑吸血鬼的处境，也没去在意另一群超物的现状，结果他们都跟我的未来牵扯在一起，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在良辰镇附近的什里夫波特市，有一个狼人的族群，他们的数目因为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男女军人的加入而激增，过去一年内，这支狼群急速分裂成两派人马，这让我联想到以前在美国历史课上读过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引用过《圣经》的话，谈到家庭分裂的问题<sup>①</sup>。

我愚蠢地假设这两种处境皆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完全没有料到两者的解决方案都和我有关，呃……真是近乎致命的盲点。然而我是读心人，又不是预知未来的灵媒，吸血鬼的大脑对我而言是一片空白（这反而具有舒缓的效果），狼人的思绪也是难以透视，但还不至于完全无法掌握。所以唯一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对周围酝酿的风暴一无所知的理由，只有一项——

当时我的脑袋瓜究竟在忙什么呢？

答案在于逼近的婚礼和我音讯全无的男朋友。

① 这是林肯总统在公元 1858 年引用《圣经·路加福音》耶稣的教导所发表的演说。

## 第一章

当我站在吧台后方细心安排每一瓶酒应该摆放的位置,排得精美又整齐的时候,荷蕾·罗宾森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平常笑容可掬的脸庞竟然红通通的,还涕泪纵横。顶多再过一小时她就要步入礼堂了,身上居然还穿着牛仔裤和T恤,这副模样立刻引起我的关注。

“苏琪!”她绕过吧台抓住我的手,“你一定要帮我!”

我舍弃原本预备要穿的漂亮礼服,换上照顾吧台的制服已经很帮忙了,现在还要怎样?“当然。”我猜荷蕾·罗宾森大概想来一杯特调的饮料——如果我肯稍微花点心思去倾听她的心声,就会先知道这不是她的目标;然而当时我试着遵循应有的礼貌规范,费尽心思地架起精神防御阻挡,毕竟心电感应不像参加野餐那么有趣又好玩,尤其是置身在两场婚礼同时举行的这种高度紧张的场合里。而且原本我是应邀来观礼的宾客之一,谁晓得外烩公司从什里夫波特市找来的酒保竟然在途中发生车祸,本来因为特殊节庆公司坚持要用自己特约的调酒师而失去赚外快机会的萨姆,也临时被招来现场救急。

从参加婚礼的宾客突然变成来打工的服务生,让我忍不住大失所

望,可是这一天新娘最大,谁都得配合她。“要我帮你做什么呢?”我问道。

“我需要你帮忙当伴娘。”她说。

“啊……什么?”

“艾佛瑞先生才拍完第一回合的照片,蒂芙妮就突然昏倒,已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了。”

距离婚礼只剩一小时了,摄影师抓住机会先抢拍了一组团体照,伴娘和伴郎都已经准备就绪,荷蕾也应该套上结婚礼服了,结果还穿着牛仔褲,头发卷得乱七八糟,一张素颜,脸上泪水纵横。

谁忍心拒绝新娘的恳求?

“你的身材尺寸刚好合适,”她说,“这时候的蒂芙妮大概在开刀拿盲肠了,你可以套她的衣服试试看吗?”

我瞥向老板萨姆,征询他的意见。

萨姆微笑地点点头:“去吧,苏琪,反正我们要等到婚礼结束才正式开张。”

我跟着荷蕾走进贝尔弗勒宅邸,这是贝尔弗勒家祖传的庄园,最近重新装潢恢复南北战争时期的辉煌风采。木头地板擦得光可鉴人,楼梯旁边镶金的竖琴闪闪发亮,餐厅里头放在玻璃柜当中的银器更是使劲擦得亮晶晶,一身白色制服的侍者忙碌地走来走去,上衣以黑色字体绣出特殊节庆公司的专属标志。这个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境内第一流的外烩专家,看到那个标志如同有一把刀刺入我的心脏,因为我那音讯全无的男朋友就在这间公司的超物分支企业工作,幸好我现在没时间心痛太久,因为荷蕾简直就像拼命三郎那样把我拖上楼。

二楼第一个房间挤满了穿着金色礼服的女性,围着荷蕾未来的大姑波西娅·贝尔弗勒团团转,荷蕾路过那间房,直接进入左边第二间,这里一样也挤满了女孩子,只是礼服变成深蓝色的。室内一团混乱,伴娘换下来的衣服东一堆西一堆的丢得到处都是,西面的墙边设了化妆和做头发的位置,穿着粉红色制服的化妆师站在那里,手中拿着卷发棒待命。

荷蕾的介绍方式仿佛对着空中丢纸团一样。“各位，这位是苏琪·斯塔克豪斯，苏琪，这一位是我的妹妹菲，还有我的表妹凯莉，我的好朋友莎拉和戴娜，你要穿的伴娘衣服在这里，八号尺寸的礼服。”

我很惊讶在蒂芙妮被送往医院之前，荷蕾竟然还记得剥掉她身上的伴娘衣服，天哪，这些新娘真是冷酷无情。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已经脱到只剩必要的内衣裤，幸好今天穿了新内衣，因为眼前根本没时间顾及面子和害羞的问题，万一刚好穿了破洞的旧内裤肯定要羞到无地自容的程度！伴娘礼服已经有衬里，所以不需要多穿衬裙，这是另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套上丝袜，接着从头上罩下礼服，平常我穿十号的衣服——因此当菲拉上拉链的时候，我只能尽力地屏住呼吸又忙着缩小腹。

只要尽量不呼吸，小两号的衣服应该没问题。

“太棒了！”另一个女孩（好像是戴娜？）兴高采烈地欢呼。“现在穿鞋吧！”

“噢，天哪。”看到鞋子我睁大眼睛，超级高的鞋跟，颜色和礼服相配，我把脚板伸进去，准备要忍受疼痛的折磨，凯莉（或许是这个名字）弯腰帮我扣上带子，我站起来，每一个人都屏气凝神，睁大眼睛看着我跨出第一步，再一步，鞋子至少小了半号，不过那半号非常重要。

“我可以撑到婚礼结束。”我忍痛说道，她们高兴地拍手欢呼。

“过来这里。”穿粉红色制服的女人急忙说道，我坐进椅子上，她再次替我补妆、梳发型，其他的伴娘和荷蕾的母亲忙着为荷蕾套上新娘的婚纱礼服。发型师有很多地方需要处理，因为过去三年里我的头发只小修过一次，现在已经长到肩胛骨的长度，我的室友艾蜜莉亚曾经帮我挑染过，效果很不错，金发的颜色比以前更耀眼。

我站在穿衣镜前面看效果，短短二十分钟之内就整个改头换面，由白衬衫黑长裤的酒吧女招待转眼间成了穿着一袭深蓝色礼服的伴娘——如果一路从头顶算到脚底还长了三寸，感觉像做梦一般。

效果真的非常棒！蓝色的礼服和我形成完美的搭配，轻柔的A字形长裙，短短的袖子不算太紧，领口低得恰到好处，不至到放浪的程度，

只是就“波”的尺寸而言,如果我不够谨言慎行,浪女的称号还是会出现。

个性务实的戴娜把我从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拉回到眼前的场景,大声说道:“听好,这些是婚礼的重点。”从这一刻开始我就一边聆听,一边点头如捣蒜,看过图表之后,又是一阵点头如捣蒜。戴娜是个很有组织能力的女孩,如果我预备要挥军入侵一个国家的话,肯定要拉拢这个女孩和我联合阵线。

等这群伴娘小心翼翼地步下楼梯的时候(拖地长裙外加三英寸高跟鞋,绝对算不上是安全的组合),我已经听完所有的简报,知道如何走过红毯,担任我生平第一次的伴娘角色。

多数女孩子在年满二十六岁之前都有过好几次当伴娘的经验,偏偏唯一和我有紧密交情也可能邀请我当伴娘的好朋友塔拉·桑顿,竟然在我出城的时候私奔结婚了,让我失之交臂。

另一批新娘的队伍早在我们下楼之前已经在楼下站着,波西娅排在荷蕾之前出场,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两位新郎和伴郎也应该站在外面了,因为结婚典礼预计在五分钟后开场。

荷蕾的新郎安迪·贝尔弗勒是良辰镇的警探,波西娅·贝尔弗勒是他的妹妹,她和伴娘群的平均年龄至少比荷蕾的大七岁,她选的结婚礼服上半身式样繁复,一层又一层的蕾丝缀满珍珠和亮片,显得硬邦邦的,单单礼服本身就硬挺得足以立在地上当不倒翁——不过这是波西娅的大喜日子,当然有权随自己高兴来打扮,她的伴娘都穿金色的礼服。

幸好两边伴娘的捧花互相搭配,都是白色、深蓝和黄色,这和荷蕾伴娘的选择非常协调,一起组合成美丽的效果。

负责婚礼策划的是一个瘦瘦的妇人,顶着鸡窝般的深色卷发,紧张兮兮地出声数算人头,直到确认预计的人员都在场、没有遗漏后,她才心满意足地推开通往天井的双扇门。外面的观众背对我们,坐在草坪上分列两边的白色折叠椅上,中间隔着长条形的红色地毯。他们面对前方的平台,神父站在祭坛前面,有亮晶晶的烛台当装饰品,波西娅的

新郎葛兰·维克站在他的右手边，面对宅第等待新娘现身，他看起来很紧张，但是满脸笑容，伴郎就站在他的侧面。

波西娅穿金戴银的伴娘群率先跨出去，一个接一个地穿过修剪整齐的花园步上红毯。空气中弥漫着鲜花香气，让夜晚变得很甜蜜，即使在十月份，贝尔弗勒的玫瑰依然盛开绽放。

在音乐的高潮中波西娅穿过阳台，站在红毯的边缘，婚礼策划人拉起波西娅婚纱的长裙摆（稍微费了一点力气），以免在砖地上拖行。

看到神父点头示意，在场的观众纷纷站起身来向后转，以便目睹波西娅得意洋洋地进场，毕竟这一刻她已经等了很多年。

她安全地抵达祭坛前面，接下来轮到 we 进场，依序经过荷蕾身边的时候，她给每位伴娘一个飞吻，包括我在内，感觉好贴心。婚礼策划人一一送出每一个伴娘，走到前方面向对应的伴郎，和我配对的是来自于蒙罗市、贝尔弗勒的表兄弟，他看到伴娘是我而不是蒂芙妮时似乎吓了一跳。我遵照戴娜强调的方式特意放慢速度前进，双手捧着花束，呈现出完美的角度，刚刚我像一只眼光锐利的老鹰仔细观察其他同伴的步伐，无非是希望能够圆满完成这一桩任务。

在众目睽睽下，我因为过度紧张以致忘记架起精神防御阻挡，众人的思绪立刻蜂拥而入：她看起来好漂亮……蒂芙妮怎么不见了……？哇，真是折腾……婚礼怎么不快点结束，我需要喝一杯……我究竟来这里干吗？都是她拖着我去到处去看斗狗比赛……我最喜欢吃结婚蛋糕等等，什么怪念头都有。

一位摄影师闪到前方为我拍了一张照，她是一位美丽的狼女，名叫玛莉小星·古柏，在什里夫波特市著名的摄影师艾佛瑞·坎柏兰的工作室担任助理。我露出笑容，她又拍了一张，我撇开所有的杂念，继续挂上笑脸，一步一步地越过红毯。

片刻之后我才注意到人群当中有空白的点，这意味有吸血鬼在场，葛兰特别要求在晚上举行婚礼，就是为了要邀请他一些重量级的吸血鬼客户出席，波西娅欣然同意的举动让我确信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因为吸血鬼向来不在她交友名单的范围内。事实上，她对活死人是避之唯

恐不及的。

一般而言我还蛮喜欢吸血鬼的,因为他们的思绪对我来说等同于一个封闭的资料库,使我的脑袋得以放松休息,当然,说到吸血鬼的其他方面肯定要绷紧神经,不过我的心电感应力至少可以暂时关机。

我终于抵达预定的位置,看着波西娅和葛兰的同伴顺势排出一个倒V字形,特意把前面的空间留给这一对新人。我们这一组当然跟着排队形,直到真正站好位以后,我才放松地吐了一口气,幸好不是首席伴娘,今天的任务就到此结束,接下来只要站住不动,假装心无旁骛就行了,这应该没问题。

音乐来到第二段的高潮,神父再一次颌首示意,观众纷纷起身转而对第二位新娘。荷蕾一步一步地缓缓走向祭坛,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美丽而耀眼,她的礼服样式比较简单,显得年轻又甜美,少说也比安迪小五岁,或许还不止。荷蕾的父亲跟母亲的体格一样属于结实强健的类型,直到女儿走到并肩而立的位置才站出来握着她的手,由于波西娅是独自走过红毯(她父亲已经过世很多年),荷蕾决定要依样画葫芦。

欣赏完荷蕾的笑容,我把注意力转向聚焦在新娘身上的观众。

多数人都是熟悉的脸孔:包括荷蕾任教的学校当中的老师,安迪在警察局的同事,还有几近风烛残年、身体状况摇摇欲坠的老卡萝琳·贝尔弗勒女士的朋友,波西娅的律师同事和法律界的朋友,葛兰·维克的客户和会计师同业,现场简直是座无虚席。

在场只有少数几位黑人和棕色的人种,此外大多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当然啦,肤色最苍白的非吸血鬼莫属,其中一位更是认识很深的熟人,就是我的邻居兼旧情人比尔·康普顿,他就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上,穿着正式的晚宴服,看起来英俊非凡。其实无论比尔怎么穿都是一副自在悠闲的模样,他的人类女友席拉·庞佛瑞就坐在旁边,席拉是克莱斯的不动产经纪人,一袭酒红色的礼服和她深色的秀发相得益彰。在场大约有五位吸血鬼是陌生的脸孔,我猜应该是葛兰的顾客,他或许一无所知,但是出席的宾客当中还有一些不完全是人类(或多或少

不是)。

我的老板萨姆是货真价实、非常罕见的变形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种动物,摄影师和他的助理都是狼人,在普通宾客眼中,他看起来就像矮胖的非洲裔美国男子,穿着高级西装,带着专业照相机;但在月圆的时候,他和玛莉小星都会变成狼的外形。观众席里面还有他们的同类,不过我只认识红头发的阿曼妲,她大约三十来岁,在什里夫波特市经营狗毛酒吧,或许酒吧的账目就是由葛兰负责处理的。

在场的还有豹人凯温·诺瑞斯,很高兴他带了女伴来参加婚礼,但是一发现对方竟然是坦雅·葛利森,我兴奋的心情立刻沉到谷底,见鬼了,她跑来镇上做什么?凯温又为什么会出现宾客名单里?虽然这个男人还不错,但我实在找不出其中的关联。

我继续在观礼的来宾里搜寻熟悉的面孔时,荷蕾已经走到安迪身边,现在所有的伴郎和伴娘都必须面向前方聆听神父的证道词。

我并没有把感情投入在仪式进行的程序里,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今天由坎普顿·立瑞尔神父主持婚礼,他是圣公会的神父,平常每隔两星期就会来良辰镇的小教堂一次。花园里的灯光照在立瑞尔神父的眼镜上闪闪发亮,强光让他的脸失去血色,变得有点像吸血鬼。

仪式按照标准的计划进行着,天哪,幸好我习惯在酒吧久站服务客人,否则站这么久又穿着高跟鞋还真是辛苦。我很少穿高跟鞋,三英寸高的更是少之又少,瞬间变成五英尺九英寸的感觉很奇怪,我试着不要蠕动身体,耐心地等待。

现在葛兰为新娘套上戒指,波西娅低头看着他们交握的手,神情相当的美丽,虽然波西娅不是我喜欢的朋友——她对我也没有好感——我还是祝她幸福。葛兰身材瘦削,深色的头发逐渐稀少,镜片很厚,如果你打电话给演员工会组织,说要找一位传统的会计师角色,他们一定会把葛兰推荐给你。但我可以直接从他脑袋当中得知他爱波西娅,波西娅也爱他。

我稍微变化姿势,把重量放在右脚上面。

接下来立瑞尔神父对着安迪和荷蕾重新再来一遍,我挂着不变的

笑容(对我而言这是驾轻就熟,因为工作时训练有素),目睹荷蕾变成贝尔弗勒太太,真幸运啊,圣公会教徒的婚礼可以极端冗长,但是因为有两对新人,个别的仪式反而变成了浓缩版。

婚礼的音乐又呈现出另一段高潮,洋溢着欢欣凯旋的节奏,新婚夫妇一起退场走向宅第,观众的视线反过来跟在他们背后,再度经过红毯的时候,我觉得又快乐又骄傲,在荷蕾需要协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而且只要再等一下子就可以摆脱这双鞋了。

坐在位子上的比尔和我四目交接,静静地伸出一只手放在心头上,这个动作非常浪漫,但完全出乎我意料,瞬间让我有些心软,差一点就露出笑容,随即瞥见席拉坐在他旁边,赶紧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比尔是个卑鄙的叛徒,绝不是好东西。我别开脸庞,萨姆就站在距离最后一排座位好几码的地方,穿着跟我原先一样的白衬衫和黑长裤,轻松自在、不疾不徐,这就是萨姆,连他那如同光圈般的草莓金色头发,看起来似乎都很协调很顺眼。

我对他微微一笑,他也用笑容回报,伸手竖起大拇指,虽然要透视变形人的脑袋相当困难,但我看得出来他很欣赏我这一身打扮,晶亮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萨姆当我的老板已经五年了,大部分的时间都相处融洽,直到我和吸血鬼约会,他有点沮丧,但后来终究克服了。

工作的时间快到了,我追上戴娜的脚步。“我们什么时候换掉礼服呢?”我问道。

“噢,等一下还要拍照。”戴娜笑嘻嘻地说,她的丈夫走过来伸手环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抱着他们新生的小宝宝,宝宝身上裹着中性的黄色。

“我应该可以免了吧,”我说,“你们已经拍了很多照片不是吗?就在另一个人生病之前?”

“蒂芙妮,是啊,但还不够。”

我非常怀疑这个家族会希望我加入,只是少了一位团体照就没办法对称,我发现艾·坎柏兰出现在旁边。

“是的,”他连拍了好几张新郎新娘相视而笑的照片。“我还需要一

些照片,所以你还不能换衣服。”

“胡扯。”我的脚痛死了。

“听着,苏琪,我能建议的最佳方案就是先拍你的团体照,安迪、荷蕾!对不起……现在要称呼贝尔弗勒太太!请你们先过来这里拍照。”

波西娅·贝尔弗勒·维克发现他们竟然没有优先拍照,表情有一点震惊,只是还要招呼太多的客人,一时没有发飙的机会。就在玛莉小星抢拍感人画面的一刻,一个远亲推着老卡萝琳女士的轮椅走向波西娅,她弯腰亲了奶奶的脸颊。波西娅和安迪的父母双双过世之后,他们跟着卡萝琳女士住了好多年,因着卡萝琳女士欠佳的健康状态,婚礼的日期至少延期过两次,原本的计划是在春天,因为卡萝琳生病而仓促推迟,当时她心脏病发,所幸痊愈了,过后却又碰到臀部骨折,我必须说就一个历经两次巨大健康灾难的人而言,卡萝琳女士看起来……呃,说实话,就像个曾经心脏病发作和臀骨骨折的老太婆,一身灰褐色的丝质套装,稍微化了妆,雪白的头发梳成劳伦·白考尔<sup>①</sup>的风格,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大美女,终其一生的个性都很专断独裁,也是个著名的厨师,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才退休。

今晚卡萝琳女士宛如置身在第七重的天堂里面,同时有两个孙辈结婚,很多人跟她道贺致意,况且贝尔弗勒宅第又是这么的壮观宏伟,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应该感谢那位用一种莫测高深的表情凝视着她的吸血鬼。

比尔·康普顿发现自己是贝尔弗勒的祖先,决定匿名赠与卡萝琳女士一大笔钱,她心花怒放地花得很高兴,不知道赠与人就是吸血鬼,反倒以为是某个远亲的遗产。这一点真是讽刺啊,因为我认为贝尔弗勒这一家人更可能对吸血鬼比尔吐口水而不是感谢。但他的确是家族的一份子,能够找到方法出席,我衷心为他高兴。

我做个深呼吸,将比尔幽暗的目光从思绪中抹去,站在安排的位置上配合拍团体照,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微笑,躲开那个醉眼惺忪的表

---

<sup>①</sup> 劳伦·白考尔,美国电影明星兼模特儿。

亲，十万火急地上楼去换穿酒吧的制服。

房间里没有闲杂人等，能够独处让我如释重负。

我脱下礼服用衣架挂好，坐在凳子上解开磨脚鞋的带子。

门口突然有声音，我转头一看，有点吃惊，比尔站在入口处，双手插进裤子的口袋，皮肤微微地发光，尖牙伸长。

“正想抽空换衣服。”我紧绷地说，没必要假惺惺地装害羞，因为他都看过了。

“你没告诉他们。”他说。

“啊？”我的脑袋突然灵转过来，比尔指的是我没告诉贝尔弗勒，说他是他们的祖先。“不，当然没有，你要求我保密。”

“我以为你在怒火当中可能就透露了。”

我难以置信地看了他一眼。“不，你错了，有些人是很有廉耻心的。”我看着他别开目光。“顺便说一下，你的脸恢复得很好。”

太阳兄弟会在罗兹市的爆炸事件中，比尔的脸部曾经遭受阳光的曝晒，景象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我整整睡了六天，”他说，“终于醒过来的时候，伤势大部分都痊愈了，至于你说我有无廉耻的问题，这一点我无法反驳……但是苏菲安妮要我追求你的时候……我真的百般不愿意，苏琪，一开始是不想假装和人类女孩谈天长地久的感情，认为那无疑在贬低自己的身份，我一拖再拖，直到没办法拒绝的时候才勉强去酒吧看你一眼，结果当晚事态的发展完全违背我原先的意愿，没想到和榨血人一起离开，事情就发生了，看到搭救的人是你，我开始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开始的确是遵照女王的命令，但最终自己也落入了不可自拔的陷阱，至今还无法脱身。”

爱、爱、爱情的陷阱，我讽刺地想，可惜他太正经、太平静，让人冷嘲热讽不下去。毕竟我只能用这种泼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一颗心。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还是去找席拉吧。”我低头去解开另一只鞋的带子，开始脱掉鞋子，抬头发现比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

“我愿意不计代价，只求再一次和你躺在一起。”他说。

我浑身一僵，原本预备脱下丝袜的手悬在半空中。

好吧，这句话让人吃惊有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是躺在一起的字面意义，第二是诧异他把我当成如此难以忘怀的床伴。

或许让他难忘的只有处女。

“今天晚上我没空闲聊，萨姆还在等我下楼帮忙照顾吧台。”我粗声地说。“请你离开。”我起身转而背对着他，套上长裤和白衬衫，把下摆塞进裤子里，接着穿上黑色的球鞋，飞快地瞥了镜子一眼，确定口红还在，就转向门口。

他已经离开了。

我下楼到户外的花园，回到吧台后面熟悉的工作区感觉反而轻松一些，只是两只脚还是不舒服，至于心底贴着比尔·康普顿标签的伤口也在隐隐作痛。

看到我匆匆赶到，萨姆笑脸以对，虽然卡萝琳女士否决了我们摆放小费箱的要求，不过有些顾客已经塞了好几张钞票在高脚玻璃杯里头，我打算将错就错，不去移动它。

“你穿礼服很漂亮。”萨姆一边夸奖一边调配兰姆可乐，我把啤酒放在吧台上，对着点酒的老先生微笑。他的小费给得很慷慨，我低头一看，发现刚才匆忙下楼的途中，跳过一颗钮扣没扣上，稍微多露了一点乳沟，顿时尴尬起来，但还不到淫荡的程度，比较像引人注目，仿佛在说“嘿，我很有料喔”，所以就任由它了。

“谢谢，”我希望萨姆没有发现这低头评估的动作。“但愿我按部就班都做对了。”

“那是当然。”萨姆说道，似乎完全没想过我扮演伴娘的新角色有出糗的可能性，就是这样，我才会认定他是我最好的老板。

“呃，晚安。”一个微有鼻音的嗓音说道，我抬头一看，发现站在前面的竟然是坦雅·葛利森，用她的呼吸浪费这里的空气。至于她的男伴凯温则完全不见踪影。

“嘿，坦雅，”萨姆说道，“好久不见，你好吗？”

“哎，我回密西西比去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她回答，“最近又回来拜访，正在纳闷你是否需要兼职的帮手，萨姆。”